

塬头，那一棵故乡的古槐

○方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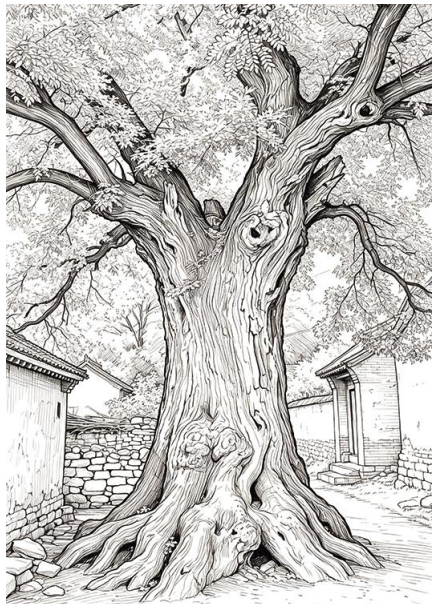
关中武功西部，渭北的头道塬头，矗立着一棵高大的古槐。古槐下，便是我出生的村子——杨陵东卜村。

故乡的这棵古槐，就矗立在头道塬的塬头上，凌空而起，挺拔雄壮。它像一页巨大的风帆，鼓胀着岁月的清风，带领着塬下的子民们，走过一个又一个艰难的世纪；它又像一汪立体的绿泉，年年岁岁、世世代代地喷涌不息，滋润着四周百姓，把福祉和吉祥，毫无私心地降临在这一块浑厚久远的黄土地上。

古槐何年所栽，不知道；古槐何人所植，不清楚。村里几辈人，皆追问过这个问题，都没有准确答案。然古槐之尺寸，还是可以明了的：树之高，十余丈；树之围，四人合；树之荫，覆半亩。这样一棵古槐，数百年矗立在塬头的风里，没有挑拣，没有埋怨，没有索取，没有见异思迁。她忠实于脚下的泥土，站在干渴的塬头，从生长的那一天起，就一直坚守在这个地方，把自己活成了一棵树，把一棵树活成了一尊神。故乡的乡亲，是把古槐当神看的。

村里的陈老四民国十八年出走，十年后回乡。离开时孑然一身，回来时一家四口。老四先后在周至、户县（现西安市鄠邑区）一带落脚，给人家扛活度日，后遇苦难人结成夫妻，生了两个孩子。当他们一家返回故乡，尚有空寂的一孔破窑接待他们时，老四抱着塬头的古槐，泣不成声。古槐就是这样，永远站在故乡的土地上，庇佑招引着故乡的亲人们，告诉他们，这里是游子永远的故乡。村里老人们告诉后辈的年轻人，你们外出回家找不到路了，就找大槐树。大槐树的方向，就是家的方向。

人民公社化时期，故乡的大槐树似乎也兴致勃勃，越发葱郁苍翠了。塬下的两个生产队，每天清脆的出工铃声，伴着大槐树的清风，彼此呼应着，在村庄的上空悠然而荡。那个年代的劳动场面，真叫一个热火朝天。大槐树下，村民们打机井、修梯田、开水渠、盖新房。记得每到收麦的时候，学校放暑假了，塬上的小麦先



豆包 AI 制图

开镰，大人们割麦，我们小学生拾麦。酷热的夏天，大家热汗长流，脸面红通通的。一大群孩子携着麦笼逃离骄阳，一下子冲进大槐树的阴凉里，席地而坐，急不可耐地扇动着手中的草帽。那个凉快，实在是彻骨透肌。有的孩子疲劳过度，躺在树荫下一下子睡到了半下午，一觉醒来，身边的同伴没有了踪影，晚上因拾麦太少而遭到家长的叱骂追打。

当年拉柿子的人，在疲惫辛劳中拖着沉重的架子车，弯腰奋力奔波在渭河以南的乡道上时，就抬头寻找河北的大槐树。有人眼尖，第一个在视野中搜到大槐树，就会突然大喊一声：看，大槐树在那儿！大家闻声信心大增，感觉车子也轻了，脚下的步伐也更有劲了。大槐树给归乡人带来无限的动力。

20世纪70年代末，我到西安上学，每次回家，出了杨陵火车站，走上往北的大路时，远远就看见大槐树了。每每看到塬头的大槐树，我的眼里就不由得一热。我似乎看到我爷爷咬着烟袋，站在塬下的村口；我似乎又看见我婆头顶手帕，拄着

拐棍，向我的方向远远地瞭望。我是我爷的大孙子，我的名字就是上过私塾的爷爷起的。和村名同名的爷爷，曾在大槐树下，给我讲过“吾日三省吾身”，讲过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”，讲过“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”。我爷说，古树是不敢毁坏的，要敬，古树长老了，就有了神性。我爷给我讲这些的时候，枝绕云汉、叶舞清风的大槐树，携渭川之流云，披远山之晚霞，在我的心头，就愈加高大了。我爷提醒我，不论走到哪里，故乡的大槐树，永远是你魂灵锚定的坐标。

大槐树下的我们村，文化人多，耕读传家的流风绵长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特别是恢复高考以来，村里高考录取人数远远超过其他村。截至2013年，不足两千人的我们村，具有大中专以上学历的就有300多人，其中博士多人，出国多人。有人说，塬头大槐树的文化庇护功不可没。

一年盛夏，雷电交加，轰隆一声霹雳，大槐树的西南一枝被劈掉了，树身露出白森森的木茬，村民们大惊失色。村里的老人说，这是大槐树用自己的断肢，避免了村民们的一场灾祸。人们对大槐树就更加敬畏了。城市兴起绿化以后，西安商人曾私下商量高价买下大槐树，运到城里卖大价。价钱已经谈好了，挖掘机已经开到树下了，已经要开始动手挖了，闻讯后的村民们奔涌而来，团团围住现场，坚决不让卖古槐。商人没有办法，悻悻而去，古槐最终躲过一劫。

几十年时光一晃而过。如今的故乡，城市改造了，土地租赁了，房屋拆迁了。村民们搬离祖祖辈辈的老宅，住上了新楼房，过上了城里人的日子。而塬头的那一棵古槐，依然还站立在塬头，见证着故乡的新发展。去年，当我在飞驰的高速列车上，远远瞥见塬头的古槐一闪而过时，我的心里一阵激动，泪水一下就溢了出来。那一棵古槐，数百年站在我故乡的塬头，已经把自己雕刻成四海游子心中永远的精神图腾。故乡的古槐，永远在游子的梦中萦绕。

夏季的风，吹走了春天的柔美，吹来了阵阵热浪，也悄悄染黄了麦梢。田间地头，风肆意拂过，缕缕麦浪随之跳跃、翻腾，麦香四溢。蓝天白云，墨绿中带着暖黄的麦子，在风的鼓动下，掀起波浪，淌向远方，牵着我的思绪一起蔓延、翻腾……

收麦时节，雨水也多，稍不留神，麦子一出芽，公粮交不了，一家人的口粮也成了问题。收麦，可谓争分夺秒虎口夺食。父亲总是早早磨好镰刀，时不时去地头看看，一旦麦子可以收割了，就和母亲、哥哥一起，拿上镰刀，再带上馒头、热水瓶，去地里割麦。

清晨天蒙蒙亮，父母、哥哥就去了地里。我在家做饭、看妹妹。不敢贪睡，收拾被褥、打扫院落、烧水做饭。然后和妹妹一起，带着烧好的绿豆汤、热好的馒头和菜，去地里送饭。

父母、哥哥坐在麦秆上吃饭，我和妹妹拿起镰刀，学着割麦。父母边吃饭边叮嘱：“慢点，刀刃快，小心手。”一尺来高的麦子，长得壮实，麦穗沉沉的，置身其中，很喜欢。

小孩贪玩，很快对割麦没了兴趣，扔下镰刀，又跑去把割好的麦子抱成垛，以便于装车，拉回场里。麦芒很尖，刺得胳膊又痒又疼。稍不留神，麦茬扎在脚上，也很痛。

割完麦，父亲装车，母亲、哥哥们递麦子，我和妹妹扶着架子车。父亲装车是把好手，车装得满当，也很严实，再用绳子一系，拉起来轻，中途也掉不下来。装第二车时，母亲收拾停当，准备提前回家做下午饭，妹妹却怎么也找不到钥匙了。

父母也不恼，让我陪着慢慢找。四处寻找，还是无果。夜幕降临，妹妹急哭了，家人没有责备，没有抱怨，一起慢慢找。回家路上，妹妹还在自责。哥哥让妹妹坐在架子车扶手上，正逢下坡路，车子飞奔，妹妹笑了，我们也笑了，父亲大声说着的“慢点，慢点”早已被笑声淹没。

母亲总说，农忙活重，得让人吃好。一到家，她就洗手进厨房，快速忙碌着。很快，或臊子面，或煎饼，或瓢皮，或薄饼等等，再配上炒土豆、花白粉条、西红柿鸡蛋、凉拌黄瓜、油泼辣子、腌制好的蒜（或蒜苔），那滋味美美的。

麦收割回来了，得摊场、翻场、碾场、起场、扬场、晒麦子、看场……

摊场，扒拉扒拉就好了。翻场，得在天正热的时候带着叉，将那麦子一点点翻个过。碾场结束起场，把大点的麦秆分离出去，接着扬场，再让麦粒和壳分开。

父亲场扬得很好。他总会选择一个风不大不小的下午，戴上石头镜、草帽，找准角度站好，拿着木锨，一锨一锨迎风扬起。那麦粒，乖乖落在父亲预想的地方，铺成金灿灿的斜坡。麦壳也恰好分离出来，瞬间成了小山。我们忙着装麦粒，父亲已扛起木锨，去帮邻居们扬场了。

乡邻们你一句我一句，称赞着父亲的扬场手艺。我



○马利娟

也满心自豪与喜悦。母亲总会说：“你大就是这，只知道暖人家……”瞬间，原本瘦弱的父亲，一下子变得伟岸高大，再也不见那个只会拿着雕刀、画笔的羸弱艺人的样子。

最痛苦的就是晒麦子。太阳像火炉，人戴个草帽，拿着木耙耙，穿梭在滚烫的麦粒丛中。可有五分钱一根的冰棍做奖励，我总是欣然前往。

麦子没晒干，不能入仓。只能先推成堆，盖起来，第二天接着晒。当天晚上，需看场。

看场是小孩子最开心的事。刚吃过晚饭，就往场里赶。在大人的帮助下，在麦秆垛上搭个不高不低的棚子，然后用蛇皮袋等包起来，看场的“房”就成了。

堆满麦子和“房”的场，真成了我们的乐园。大人也不怎么管束，我们就敞开了玩——奔跑着捉迷藏、静静听别人讲故事、围在一起分吃零食……

零食，不怎么值钱，却真的很香，那香味儿穿过时空，一直蹲，蹲进如今的我的鼻腔、心底，唇齿留香，沁心润肺。躺在铺着麦秆、褥子的“房”里，吹着微凉的风，看星星一眨一眨，慢慢进入梦乡，美极了。

天刚亮，我就被阵阵燥热和忙碌的脚步声惊醒，于是推开麦粒继续晾晒。六月天，说变就变。太阳藏起来了，乌云黑压压的。不用大人催，我们快速拿起木锨、推耙、撮兜、簸箕等，投入虎口夺食装麦子的战斗中。

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砸下来时，金灿灿的麦子已经装好，运到淋不着雨的角落。笑容映红了我们的脸颊：又是一个丰收年，交完公粮，一家人的吃食也妥了。

如今，麦梢又黄了，父亲已离开我们十三年；母亲年迈，早已步履蹒跚；哥哥们年过半百；我和妹妹也人到中年……时光带走了许多，但被麦浪掀起的段段温馨往事，历经流年，愈发醇香动人。

香包里的福气

○李焕龙

一只香包，寄托祝福，包着尊老爱幼、敬重他人的伦理哲学，处世哲学，包着传统民俗和生活时尚，既有益家庭和谐、邻里和睦，也有利于文化传承、社会文明。

老家之所以有“端午大于年”的说法，是因为“过年重亲人团圆，端午重乡邻情谊”，因为人际交往重视礼仪文化，所以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，端午节的文化含量很重。单是一只用于祝福的小香包，就包裹着许多文化元素。

小时候每年的端午，父母除了在前门上插苍术、挂艾蒿，给我们兄弟姐妹蒸粽子、煮鸡蛋、吃大蒜、点朱砂，给河里玩龙舟、祭屈原的人送雄黄酒外，最让我们期待的，便是那鼓囊囊的香包。

我们家的香包，是父母亲手做的。每年端午之前，他们都十分默契地分工合作：父亲采回了香料，母亲熬夜缝制，然后父亲将其挂在楼枕上，吊着我们对端午的向往。

端午的清早，父亲就搭梯子取下香包，交给我母亲，由她给每人挂上。但在挂完之后，母亲总是会递给我父亲一只，让他给我们讲讲有关端午的节气文化。

二姐、三妹和我是红布的，三个弟弟是白布、黄布上面绣红花、红鸟、红鱼的。当我们发现红色成了香包的主色调，就齐齐向父亲投去了期待的目光。

父亲问道：“为什么要用红色呢？”我们互相望着，无人回答。母亲指点道：“对于你们这些小孩子来说，端午送香包，和过年送红包，意义是不是一样的？”

我被点了个半醒，就问父母：“都是喜气？”

父亲嗯了一下，又打了个否认的手

势，一字一板地说：“都有喜庆之气，但也有所区别：红包是财气，象征荣华富贵，寄寓幸福安康；香包是喜气，象征福祿寿喜，寄寓吉祥安康。当然，论其功能，二者相同，都是祝福。”

见我们都听明白了，父亲拉出线头，打开结巴，从另一头一扯，香包口子就被打开了。他捏出两粒干花籽，放在左手掌心，说这是主香气的；又捏出一粒朱砂，说这是败毒气的。然后，他把东西放回去，捏着香包口子说：“五月入夏，暑气升起，蛇出洞，蚊虫飞，百毒俱生。古人认为，香气可以驱除毒气，以保健康吉利。因此，香包也是健康长寿的象征。”

母亲适时点了一句：“给自己做香包，是祈福；给别人送香包，是祝福。”

明白了这些道理，母亲才叫大家都坐下来，听我父亲慢慢道来。

父亲再次打开香包，给我们指认了制作香包选用的香料。这里装的，主要是晾干的艾蒿、苍术等草类植物，玫瑰、栀子等花卉，以及相关易于获得的普通香料。他说：“讲究尊贵的要用麝香，以及与

之相当的名贵中药材；体现避灾消毒的，要加雄黄之类的矿物质，以及相关的工业制品。”

父亲将香包提起来，是要讲解挂带。他说：“普通型的用布带、线绳，讲究的要用丝线、丝绳。无论长短，不管挂在脖子上还是提在手上，既要讲好看，又要讲结实。”

讲完了这些，父亲开始讲香包的用途。他说旧时有个说法，叫作“广送百孩”。三弟吃了一惊：“咱们这个院子，哪有一百个小孩呀？”父亲笑道：“这个百，等于广。端午清早，自家小孩一穿戴整齐、洗漱完毕，就给挂上。这一天，见了别人的小孩，无论远近亲疏，都要送个香包，以示祝福，也表示你有与人分享的美德，且有共享吉祥安康的美好愿望。所以，端午见面，互致安康。”

当父亲讲到“成人互赠”时，特意强调了礼物、信物的区别。他说：“当馈赠香包的对象，超过小孩这一范围时，最初为青年男女互赠，作为信物，表达爱情。后来发展为成人互赠，互致祝福，尤其是送给老者、尊者、长者，则有孝敬、感恩之意。”

听了父亲的讲解，我方明白：一只香包，寄托祝福，包着尊老爱幼、敬重他人的伦理哲学、处世哲学，包着传统民俗和生活时尚，既有益家庭和谐、邻里和睦，也有利于文化传承、社会文明。于是，我把香包放在手心，掂量了许久，凝视了许久，久久不愿放下。